

徐文長逸稿卷之二十

山陰

張汝霖肅之父

評選

張維城宗子父較輯

王思任季重父

碑

山陰劉侯去思碑

今夫以百里之長而聽斷百里之民長之心一耳非有二也耳與口目一耳亦非有二也而百里之民蓋千萬其心亦千萬其耳目與口夫非千萬其心與耳目與口如此其衆矣且鬼以匿而狐以奸者百出而



乘其所以不及至欲以一心一耳目一口以臨之一不
當則強弱倒置淳黠無所別書史起而陰把其衡平
者十一而不平者十九詢讞典而怨聲作矣噫然則
孰爲聽斷非難哉劉侯名某者之長我山陰也其才
能真足以起敝而補完破裂特以承某侯後侯恬然
安之此句作骨不欲獵取赫赫事更張獨其聽斷則真若止水
須眉靡所不燭若禹之鑄鼎卽有魑魅魍魎亦夔夔
睢睢畢露而不可逃其折而砥昂之又若權石然無
不愜其輕重而後已自一事至百千事自一日至三

年民感而入者無不踊而出於是一邑百里之中帖
帖若無事吏胥與臺之輩亦縮手重足而退聽無有
攫民一粟一錢者在漢史劉陶以孝廉宰順陽無他
事特以縣多奸猾陶能摘而發之既去吏民思之爲
作歌曰愷然不平思我劉君何時復來安我下民今
侯之以召入也民思而歌之亦如之未已也謀共
文而碑之而屬書於某噫固其宜也異時邑校圯侯
新之不令勞且費于民江汰天樂侯隄之可十萬丈
廣狹長短視出業而責之主者民亦不知有勞凡此

皆教與養之大者也。然學不圯隄，不壞則侯亦不作。吾所謂不獵取赫赫而必欲功自己出云者，大抵然也。噫，有才而不急於名，此更難。

王先生去思碑

代

先生名一化，字汝誠，揚之秦興人。自幼以經行聞。隆慶丁卯，應歲貢科，授嘉禾訓導。四年，擢新昌教諭。會宮齋壞不治，無以居諸生，遂出俸新之。業既有專所，乃與諸生約曰：某日當詣會課，某日當會課於邑中。第上下有疑，必親解，有不足必周。於是諸生益思奮。

起德藝，倍往昔。邑偶缺長吏，監司以篆屬先生，辭不可，則取綬佩之。至邑堂，召父老爲宣解。聖諭使訟者內革，不先以楚，迨還篆，民不忍其去。滿幾年，監司若院使者致獎者再三，會應天缺教授，銓以先生名請於上，可之。先生遂舍新昌，赴應天。士與民多先生教，且嘗攝邑有令政，懷之相與，礱石於宮，將紀其盛。率父老一二輩，走留都，屬余以書，予惟先生揚人也。宦其鄉者，有董公仲舒，以經義名漢書，其鄉之先輩。則有胡公瑗，此則兼經與治而有之。先生生長其鄉。

意不使二公者獨美於前故試而輒效也如此其令人碑之也宜矣然予少時抱經在庠中嘗聞新昌二許先生之賢既去而人亦碑之今距此更四十年來教新邑者不知其幾乃始一再見其然噫亦難矣然余抑聞之鄉校之易毀也自春秋至於漢之東京往往特書其事其毀也至不避公卿大官矧爲之師者朝夕其間者也耶假令有一疵卽人自爲厚也免於訾亦幸矣安能令其碑於去後也如是然則先生之得此也豈不誠難矣哉爲作詩曰

昔予抱經游於鄉校二許先生實黜厥教迨其性矣士有遺思礪石以書螭首巍巍今四十年師則繼踵生長秦鄉佩胡服董京兆之泮比隆辟雍舉以授師其寄彌崇余書則瑣碣師徒勤儒林列傳付之史臣

沈氏祭田碑銘

代

某五世祖祥二府君曾祖裕齋府君葬會稽東二十里阮家灣故有田以供祭漸乾沒初改逐支遞辦後乃漸久漸疎追遠念忘又或力短心長過時滯舉某實痛之某茲特割私田若干畝特取歲入用給兩府

君歲祭其於例應遞辦者自不相妨而於所謂力短
滯舉者亦可少寬其責備噫某此舉亦聊爲餼羊耳
昌大其事不無望於後人詩曰海之於河首尾則親
河之首源迺自崑崙計里三萬計時百旬於海之委
寧不遠耶然而祭海必先曰河人孰無祖祖孰無祭
或數或疎以物豐匱因匱而疎責備則難莫敖之餒
吾恐坐觀留畬若干畝以備歲奠染盛牲醪毋缺盥
薦如飀有瓜後嗣其昌我倡微捐聊爲餼羊

沈氏冢其外親及祭田碑銘

代

某外祖姓陶名某字某會稽陶家埭人娶外祖母董
氏生女三長適先君東平公某外祖歿時外祖母年
纔二十五孀四十五年歿時年七十矣而妾王氏者
孀時年十八孀至今五十二年陶竟不後以故當二
孀之生也某母夫人迎之並養於家及董媪之歿也
爲買山曰戴於殮舍卜吉以葬而王媪生壙附焉歲
時墓祭無怠無廢某意孟莊之孝不改父政然禮以
物興物匱禮廢鮮不由之某茲用錢若干買田若干
畝給戴於塚世世牲醪上以迎體母心下以成就不

改物具禮廢。各將誰歸。詩曰。

我母之母。於維董姬。雖曰外家。實祖母屬。音借我陶

翁翁卒無嗣。我母迎姬以養。以事卒。則葬之。以冢以

祀。姬媵曰王。陪姬來我。預壙附姬。以待安妥。生養疾

歸。乃同一所。買田若干畝。給牢禮費。子孫守之。世世

勿替。匪直大家。音姑弗餒於此。實繼大母迎歸之好。

徐文長逸稿二十卷

徐文長逸稿卷之二十一

山陰 張汝霖肅之父 評選

王思任季重父 張維城宗子父較輯

書問

答吳宣鎮

兒以所惠權什一於京師。自不得便去。而居食二事。迫之使來。復就蔭於榷柁之一葉。便當進謝舊恩。僕以形跡止之。諒不以爲簡也。壽作未免過諸公之眼。謂須爲吾儒立赤幟。入道語以張之。故聊復效顰。然

不敢自以爲是。故欲進而復止。惟高明裁酌。

答許口北兵憲

清宴超談。數日來齒頰間。尚有餘味。茲更以妙句恭
一讀之。耳畔復聆鈞天矣。翁其少俟。高齋烏几。當有
撲撲然小缶之響也。

答王新建

瑞樓

旅次朔漠。遂復迫冬。無一毫之益於主人。徒費其館
穀而已。承獎不特生非其人。抑且未有此舉也。刻尊
翁老先生集語未了。而輒許。當是此公夙心生。亦何
所預也。茲者處於外禪。稍得燕遊。每陟高眺。遠懷不
勝情。南望關榆。益倍知己之想。行者倚轡。艸艸布字。
應先生暨兩公嗣。不及專書芙蓉芳蘭歌舞益妙矣。
安得如曩者。再領於筵末耶。

與陳成晚

曩所沐非言可盡。書至推獎。又非鄙劣所可當。明春
當入關。與左右翺翔園榭之間。更挹懿美也。小艸奉
記室求教不具。

與王口北兵憲

東施之眉愈顰愈媿過不鄙遺輒復遵命履寒涉遠兼布奉候之忱

答許口北

一言之加溫於挾纒纒復美矣溫當何如第念諸所遺乃左右交於王公者以寵山人如逾分何捧檢拜嘉煖氣滿屋以遵曩約却不遂候也

又

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玆此貂氈豈比常毳矧奉雅意俱連城矣

與宣府

序艸書上求教然後發希勿吝指瑕也三公來索意欲書三紙分投之手輒而筆凍敢以勤記室何如明日專望敝裘破絮隻箱不能悉貯再乞其一

答何先生

名九州號春亭宿遷人

先生以子文而謬獎鄙劣鄙劣亦因子文而得知先生是日飯我於齋悉出篇札讀之旣復描寫風致坐中俗客亦翩翩欲飛老朽庶幾後塵能不馳越卽山川縛我吾豈橘柚也哉知握手有日也小詩畫竹略

見區區病起懶書未悉傾慕

與某公

念別者久。追惟雅情。益增忡忡。季子微兄。每一寄書。必及麾下高誼。僕始知公今爲遊戎千里之才。殆應少展矣。而子微者。抱才久困。又復拙於時樣。計今所處。當亦蹇落不偶。而其郎君名大觀者。誠袖奪魁之手。竝亦悠悠。僕獨竒之。聞公亦稍剪拂。儻帷幕館穀。間有可接引。願始終之也。僕舊日聞公說遼陽事。從酒觴禱寺邊拔刀弄馬呼嘯劃然。六月盛炎令人肌粟。只今臨書。乃復想見其然。不由人不起舞墮幘也。外小抹一幅。寄將遮壁坐寒耳。無他物可致情也。

答茅君 湖人

辱書初論三物。知足下固高視一世。所謂具隻眼者。良造執策以臨。舍黃澤之蹄。宜俱却步。重孤高舉。聊擬爲公作一馬首。輒赧然有所進。天寒不堪旋書。敢以舊途鄙作十二首。計四紙塞命。鏡一頰得兩醜。自爾不能免也。語在筆尖。願復閣縮。亦坐寒耳。非敢簡也。

答李獨石

公威名赫然。僕亦思一仰挹。顧茲行以山水。搽人而然。冠蓋尊嚴。似非苾竹可接。俟他日轉鎮。敝省或當納履。曳裾於油幢間也。道里脩阻。致饌腆多。不勝感荷。

又

僕每從書冊中。慨慕古之名將。而不可見。往往兀坐歎息者。移時。況近在六十里間。兼以敦說詩書禮樂。爲儒黨中白眉者哉。再招而不敢造者。是必有說存於其間也。可以默會。仰乞亮原。僕之掃門。豈無目耶。

簡許口北

慚享我公分庖之惠。令人每飯不下咽。顧無可仰答者。聊作墨君一枝。以見眇微。欲陳情素。益露酸寒。辟如錦綺滿席。羔馐盈俎。貴介王孫。奕奕彬彬。方以裘馬相雄。墻角忽出疎梅。不笑必厭矣。非公妙雅。寧易賞識耶。絕倒絕倒。

答王口北

以韋賤仰交王公。恐涉非分。是以寧甘疎外。野客清

寒僧廚齋寂，承此食肉之盛，惠得免疲瘵，因思集賢雅言，形諸圖畫，惟公超雅，諒不擲掄，停筆以思，捫心知感。

答許口北

緬惟超曠，兼之藻黻，謂宜日不去左右，方是鄙心，第以宵鶴塗鴛，勢不可以追逐，故復悠悠耳。昨愈出愈奇，便當勉步以請也。

又

鄙章纓投和篇，輒至，霎爾取營，妙若宿構，辟如老將快馬，研陣突圍，使人旗鼓，猝不得息，安得不豎旗以降耶。

答張太史

當大雪晨，惠羔羊半臂及菽酒。

僕領賜至矣。晨雪，酒與裘，對証藥也。酒無破肚，駐磨當歸，羹羔半臂，非褐夫所常服。寒退擬曬，以歸西典。脚子云：風在戴老爺家過夏，我家過冬，一笑。

答李長公

劉君來得長公書，并銀五兩。前此亦叨惠矣，何勤篤乃爾耶。令人不可當，顧念老病漸逼，灰稿須臾耳，無

可爲報。如輪迴之說不誣。定庶幾了。李源圓澤一段。公案聞勳業日隆。大用在卽卽披甲躍馬。三發小侯。破的而飲羽。買韓盧五明馬。適至便牽往蓮花峯頂。浮大白不計斗石。侍兒抱琵琶。棖棖響萬谷中。儼然突騎出塞之爲者。此等豪筋俠氣。定勃勃長在掌股間。正今日囊錐時事也。如相憶伯喈。便可呼虎責坐飲耳。臨書三歎。

與章君

昨偶有占奉復失詳辱餉屢矣。卻領則違尊雅。領之。又似范曄載市尚食果皮飲酒畢命猶饗也。兩箋竝澆之。菊雖不成染。但就鄙蒙作此以來。此爲第一。古人作有業之物。簡則不足遮瞞人耳。故曰人皆以清陳爲巧。我則以繁密爲然。就中量有餘。不能堆積。并用焦墨也。此不可與俗眼評。譬語生物。茂密者必有餘者也。一理耳。畫美人便往一覽。欲公賡此鄙詞。盡其中丰神。無佯避。且日少俟也。成則幸兼軸以來之。常箋輒讀薄篇一淨之。

與呂君

夏間幸得一挹丰神自此屢興企慕山川間之莫遠
瞻仰如何如何繼惠鱗腊百頭茲復以薰橘百餅兼
之佳詩到時值雪下輒呼童煮茗急發封緘並一咀
嚼鬪芳角潤令人悵然復與安道之懷儻便鼓楫想
當握手數朝豈至望門而返耶吾丈以爲何如
簡友人

柬王將軍

半身不遂屢見於書中而無一人覽及遂使不遂
字獨傳豈文字顯晦亦有命耶呵呵
聞公提兵西渡便可圖會甚慰甚慰舍親值蓬萊驛
支應願公且安行至十一日辰未到彼此私情也雖
然百里趨利兵家所忌師行日三十里古法也如何

答叔學張君

久疎教言殊切耿耿昨辱枉過又無緣得相把袂若
以爲憾僕同之也先後嗣惠甘鮮感謝感謝稍晴當
圖會于子先店中却須先期一訂行將掛百錢於杖
頭與君冒高桶襲短後渾高陽之徒取醉於市樓談
旅客之舊跡振衣上之京塵月黑漏沉長歌而後別

也。如何如何。新春伏惟尊履佳勝不宣。

答錢刑部公書

昨尊使回後，再閱詞翰，及今日復示二作，頗悉意旨，敢遂奉答，往寓杭時，則聞門下作法事於西陵，僕忘其鄙陋，欲形諸篇什，以不知其何法事，故多相問訊，始得之，非有疑於門下也。門下是出世人，作出世事，僕雖不得其門，曩時亦嘗留意於此宗，作一看經僧，過來雖不認得真，月莫亦認得人，手指月處，僕自疑則有之，豈敢疑門下耶。僕之自疑，亦非疑佛法也。一悟直超於門下，則瞠乎其若後，至謂信心，豈便讓門下耶。下根之人，縛以習氣，不能勇猛精進，自所慚也。謂疑佛謗經，十年前事耳。今自信其決無也。特愛一明此心，逃禪集如刺成，雖不敢附不朽，然僕非畏犯世諱人也。望且賜教。

奉尚書李公書

石麓

此書具見文長與文定

離合之故

某不佞自惟以一介之賤士，無片長之挾，走數千里之道，以仰托明公之門牆，而無所疑懼者，非特以其

道德之高深。問學之純粹。行誼之正大。操履之介廉。謂足以師表而涵育之。始焉因之。而終期於宗之。而已也。亦以明公雅量所及。每矜人之所不能。而其使人也。動合器之之道。名實流播。非特出於楊友一。以其在遠方。蓋習聞而素慕之。是以一蒙尊命。而敢以身往也。奉侍以來。自揣所具之器。既不足以光明公之使。而其所不能者。明公亦既矜而恕之矣。既又慮其進退之無所據。而見疑於時也。乃令習而延之。是明公之所以待不肖某者。誠無所不用其厚矣。某敢不勉而承之。姑以自試。其果能與否。而敢遽自外於明公之德意哉。但其中有不可者五。不敢不預白於者。亦多就之。以卒售其兩可之志。但在某之身。非時力有所決。不能抑。亦心有所甚不欲。其自知之真。而自守之篤。有不可遽爲明公言者。當時徒以查氏見促。用此言以緩其期。而他人往往來訊北上之由。某漫假此以支吾之耳。不知何以得聞於明公之前。且某當臨行。告有程假。暮春不復。例得扣停。設某

有他念其於處此豈得如此專決明公試於此處察之亦可以信其決無矣則一至暮春便須辭去而其近在道途屢遭詰問猶假入粟之說以答鄉人明公不知將謂其蓄志如此反覆其將何以自明此其不可者一也至於習效斯事恐難猝成即使得成恐不堪用今某旣已願學自不敢不竭其心力而才有所困事涉避難如聞當時亦有緣此以得罪他所者明公縱不見疑某將何以自解此其不可者二也諸撰繁多不能槩及稍有餘力尚欲尋繹舊聞正使竭其力之所及不過表文一兩篇大對一兩對而已明公縱不求備某將何以自安此其不可者三也收散文目類有掌管呼約輪轉入侍則又寢處內城臨日揮毫甚至聚食一所某欲求免三者而衆人皆爾明公縱欲優容某將何以免自異之嫌此其不可者四也旬日以來袖手坐食退頌芻米實增汗顏假令自今以往許其嘗試漫爲其實未見成效若於芻米之外復同衆人月給積至一季爲費愈多明公總不校量某將何以贖虛糜之罪此其不可者五也夫聞命而

卽受隨所欲而不敢辭者賤之所以事貴卑之所以承尊也。因其人而廣其資之所近諒其短而不苦其性之所難者知之所以容愚賢之所以成不肖也。青於志必宜於言慮於終必白於始者上下之所以其成夫信義也。某既不敢不以賤之事貴卑之承尊者自勉而亦不能不以智之容愚賢之成不肖者仰望於明公故敢并以其畜於志慮於終者而宜於言白於其始焉。惟明公共宥而裁之。

與朱翰林

日者於某人書見公及某之言似以某有意自外於門墻而高自矜匿不令人望其顏色。某不惟不能辨且不敢然有一言焉以獻。又似以慙公而實非也。某往歲客南都初亦不敢先謁一巨翁。巨翁雖不言似不能忘者。其後巨翁者惟病某往謁之勤而避之不能暇矣。是以願公且姑待行。見翁之避某而厭見某之顏色也。入上谷得樵歌十首敬以塵聲音之陋如此。顏色從可知矣。

與李子遂

兄丈此來其於某如持準繩向曲木雖未加彈界然於矯枉之功固爲不少。閩越相去千餘里求如兄輩復有幾人。恨卽乖隔不終夾持耳。某比亦不健。又稍治先人之坐。迨於罷鍾計亦涼冷。台宕之遊恐亦不成。何時復動帆策相與捫眺於綠蘿白月間耶。子牙兄便布此一候動靜。欲書新什求正。會荷杵者所誼。頽然閣筆。宿抹一幅。汚清齋。又煩一事。近有友人假與一園。稍近水竹。某將就栖其間。舊有白鷗籠久虛。幸兄買一隻。托子牙兄中得一黑者。更妙。

與朱太僕

臘尾春頭俱坐薄恚。頽然牀褥間。遂失面承請教甚歉也。委艸亦坐是而稽。比始辨敬呈請削。知不足采也。別有願使君轉託。生不敢逆料。公果拒與否。輒以其紙二幅。并與生之簡呈請儻奉進止。便當領傳嗜好者不量。往往徒見敝寓壁間粘掛之妙。以爲公真不棄鄙人於翰墨間。故惹却此累。惟察而恕之。

答俞都戎

曩客貴節。惠誼深篤。有踰骨肉。感而無報。寤寐耿耿。

與日俱長。此肺腑中語，非虛諛也。邇又遠寄僧書，扇
悅僧書，乃難得之物，重疊而至，令人何以堪之。峨眉
之雪，至六月尚積住，而八月又繼之，不知何時消化，
得盡。此大似吾之衷也。宦聞日騰，深爲故人喜。儻途
北更一握手，何幸如之。

答李長公

僕比於曩昔，倍衰老，陳人耳。而公又自處高華，有鵬
鴉趁風，蛟龍得雨之勢。顧所以處僕者，昨俯僕而今
循墻，雖魏文式廬，信陵虛左，殆不過是。至於略似銜
鏹，不待畢展，則又居然李廣上谷之超，凌魏尚雲中
之節制。僕雖少知，寧不爲故人一喜。矐耶，馮較三百，
里間無一刺忘左右也。

答朱少監

紙裹朱提，重不勝舉，不特自顧菲劣，不宜堪比。而公
卽貂貴，乃是清流，得此於公，更百珍重。辭曰：製荷是
使野人快受也。

報朱太僕

昨公起束帶迎客座中，遂有擁衆纂取之變。江湖萬

里何怪赤肩之紛紛也。公儻幸再圖，庶免彼此稱之。斯爲上策。不然，卽區區弱水不競，呪咀精度，彼且涉水停津，不免爲蛟龍所得矣。

與薛鴻臚

以蒙書卷，易昨摹繪，韓愈之賢，觀記書而尤信。秦政雖虐，亦留壁而復還。

又

相如詞堅，秦壁始出，蕭蕭一幅，秦上竊比玉斗謝罪之遺，幸勿碎之。

與陸韜仲

一面顏範，舊感滿膈，愧無下榻，以傾積懷。舊有答餉詩，久失寄，緣衰耄過事可辨者，往往失忘。茲書上以發一笑。大蘇以拾石供參寥，竝是撮土爲香，意也。舊刺三本，送將遮眼糊牕，亦得總是香土公案。

答潘中六

古人食鼈，不得染指而出，知珍味之難逢也。佳品屢承，何幸如之。

與陳

朱某至知足下佳好爲慰僕行時辱多物又煩呵獲
芝罄之類倍常戴德懷報徒深耳僕歸計未定旋食
爲艱想曲池寸魚長一二尺必能扶杖問網于其閒
勅鑊烹鮮醉到談辛苦也

徐文長逸稿卷之二十一

徐文長逸稿卷之二十一

張汝霖肅之父

山陰

王思任季重父

評選

張維城宗子父較輯

行狀

慈谿縣學訓導祝公行狀

代

先生姓祝諱某其先家徽之歙也宋寶曆中曰某者
以翰林學士來知紹興因家焉遂爲山陰人某子曰
某孫曰某相繼以賢科顯入明徙光相里自初家
所其後有曰某者爲先生三世祖贅蕙蘭里倪氏女

因復徙家蕙蘭里焉。某生某某生某，娶於王生先生。先生生而貌昂偉，性樸篤，言動激射，而內實含慧，能讀書攻文。鄉小試輒最。嘉靖己酉，遂用儒士科第一。領省試牒。壬子復用諸生第二。上省試，再不錄。歸而食廩於學。至萬曆丙子，遂以久次貢入，例授訓矣。又以失候銓，晨衙放歸。又五年而再入，得訓慈谿。在慈五年，數却生貧者贄，舉某先生祀賢祠，獨力。其子某報金頗腆。子三進之。先生三却之。曩先生以毛詩起鄉中，鄉弟子從之者如市，而某亦抱笈承下。鳳翔

弟子後，先生每旦起，整冠齊履，徐舉案坐已所築室於玉虛道觀左之。曰：花盆魚澗。講說毛詩朱傳，諷咏中和觀，午鐘而始罷散去。竝冲然自得，都忘其因折拂爵，不知無聊之爲何物也。及是訓慈，慈經生幾千輩，固多業毛詩也。其在師弟子間，所自得當不異觀中時。以故督學劉公某按校諸師，稍用近體以試。至先生大賞之，爲殊禮。是詩之用，果不效耶？噫！龍蛇而竟尺蠖之一時之快適，何以贖終身之無聊耶？竟以是病不起矣。爲己酉五月一日，距生可六十四。娶母

夫人陶，子女某某，繼劉，子女某某。先生之病，慈某奉
牧丹徒，不知也。晨衙有白帽蒼頭入，驚相問，起函乃
得訃，遽位而哭。既徐省副牘，叔子某托狀語也。大約
得先生槩而顧不及，祝日春事，豈諱耶？噫，毋庸諱也。
日春為先生從父行，初亦生也。嘉靖中北走上書，觸
忌諱特甚，而春已遽亡走。此年余未生，之頗奇，以第詔下捕春不得，改
有司悉收責其家，責益急。家稚老鳥獸散，都不知所
為。而先生獨挺奮自承，願遠走數百千里外，以陰索
然遽則無能為也。願少假日月，果得春，然春亦以饑

六流轉久而戒錮益急，踵爛以歿。乃即其所列有司
再三驗核，信得據以報事，遂寢。噫，此先生一仁且義
事也。且占其幹，胡諱也。

墓表

方山陰公墓表 此文十九遷固

窮嘗聞越長老學士言，自知山陰以來，吏治有文學
者，而人其一，歟。方公也。公治山陰時，數值潦，郡長吏
湯公始議為水門者，廿有八，北接以隄，長百丈，廣十
丈，欲以維大海中潮，所往來口，制水出入，石空山鐵

林冷土乎丘陵。菱茅篁竹。童林藪十塞。九決而猶不
已。役率倚縣。議紛起。公營益力。及歲。至今三十年。無
潦災。增田以舊計。天樂屬界。遠阻山習。傲每訶挺所
遺呼吏士。如鬪。微然。公一夕遣吏。得數十人。以來
杖而諭遣之。後無不一呼輒集者。見縊屍無列者
疑之。停輿捕。傍舍惟一人匿不出。一訊具服。監司使
者牒雨集。無不從容對者。有不可持。不爲動。民不能
自白。必再三諍得之。乃已。嘻。治固劇且難。至此哉。顧
往往得閒暇。日與山人墨卿暨諸學士。有才行者。益

談道論文。或稱及民疾苦。而公所著爲詩文。他不論

卽入署以來者。亦且盈數卷。悉出心入理。誠切篤緻。

如其爲人。如作逐蝗文。而蝗枕股以斃。滿孺岸者可

知已。先是嘉靖己丑。聞知山陰者。爲鳳陽劉公才妙

敏。有建安風。渭年十一。以事謁之。輒課問。渭知已能

爲舉業文字。三年矣。遂令立製一篇。稍賞之。謂

青紫可拾取。顧勉令博古書。渭自是好彈琴擊劍。習

騎射。遂巡里巷者十年。而始遇公公。又謬器別之。從

吏令籍泮爲諸生也。至今又二十五年。墓木拱矣。而

涓儻然猶諸士也。氣消沮蓋并少時所謂馳射彈擊者。亾之。顧獨得遇公嗣子阜民於逆旅。以表墓屬焉。感舊傷知。悲憫時命。不覺其涕之橫流也。已乃灑然操筆爲之表。表成以告於故長老學士。嘗懷思公者。舉無不涕泫然下。公諱廷璽。字信之。號南岑。起賢科。仕止於縣。而鳳陽劉公者。名昂。字晉初。號望岑。山陰士人。謂自知山陰官長有文學者。兩人劉其一也。

墓誌銘

吳俠士墓誌銘

縣諸生吳君文明甫卒二十有五年。而其子某始屬銘。其始雖以幼穉遲之。然論亦未定也。而今則定矣。君事其父母孝。嘗內小嬾李。李詆其母。促出之。及母歿。不葷者三年。人服其孝。其宗渡也。十斃七。門闔無隻履跡。君日往視歛。且療人。服其仁。其社師胡先生純。歿君約二。三子衣食其娶與孤。終其身。人服其義。君妻陋且病。易久罷粧沐。副方新也。而愛不遷。人服其厚。生如是矣。乃歿。二紀。曰論未定者。何也。噫。惟孝友廉。信人多。雜以俠。故曰論未定。然俠豈足以掩四

者哉。故曰論定也。君喜士，士豪駭者無不集其門。一日有沈璘者，被危構，君直於郡庭構者，詈辱君。君客殺構者，會有司以他事仇君，移坐君。君在獄五年，書則讀書，夜則筆記。卒徒陰事，卒徒知之，怖會大吏不恤。囚君遂歿。卒徒手，君父鄉傑也。嘗會其宗，殺不肖子孫者，以君寃持數百金，擇委不靳施者，圖活君。然卒乾沒，君遂不得活。君諱某，文明其字也。生正德某年月日，卒嘉靖丙辰年月日，皆十一也。閱五年葬峽山丘家塢。其世居山陰利樂村。始祖唐文簡先生，翥入明而有瞻瞻生阜，阜生俊，俊生濬，濬生某。世傳生君，君娶宋生女潔，適會稽諸生某，副以鄭生系緹紳。系子明際，系能詩。從予游，屬銘。銘曰：

郭解以客坐，范蠡速于歿。蠡非不明，客罪解抵古。語云殺人之者，歿乃有幸。貫而千金之子，顧終歿於市。語胡足信哉！人亦有言，儒以文亂禁，俠以武犯法。與同鄧炎，非儒者耶？俱歿楛拳，陳亮以儒三置於俎，希不爲魚肉。由斯以談，儒者之與俠，幸不幸明矣。而以成敗，詆詆幾何而不爲愚人。

葛安人墓志銘 敘安人有生色處

上虞之嵇城有濟隱君某者其女配叅政葛公某封安人里中稱其賢有年矣而不知隱君暨其縣布政陳公某我會稽侍郎章公某並賢也而女之母則章之甥陳之孫也世固以家法聞矣始叅政父大理公某爲南御史抗疏忤關瑾被 詔逮時叅政公傑然以一鄉解生倉猝掖大理公走 闕下大理公淑人俞方驚頓就奄使無安人則俞淑人且不起及事平大理公幸知邵武俞淑人則畱以奉大理公之兩尊人安人旣以一身奉淑人則又兼奉兩尊人其後叅政公成進士得主爭刑部而諸內尊人念叅政公不已不令安人獨留則安人又以一身走數千里奉叅政公於郎邸旣而轉知淮安徙按察副兵備天津再徙得叅政山西安人獨山西不借耳其在邸則真爲主事把燭炤囚書數從吏使得多平反其在淮在天津則後先爲府公鎮公時時視候涼煖把鍼尺測寬窄短長徐取縑帛絺毳而袍襖單複之或客至則自篝香立鬲釜間手醬酢陳圓方亭齊以授一童子步

不踰闌檻而設以告具終公兩役竟不令衣工庖于
一識衙署扉此豈獨其才能通也謂隙當必窒耳至
其客所師友於公父子間者安人則又善爲陶氏媪
故事伺而得其良益相與戒父子間謹權輿無替醴
設若淮之倪工部澗天津之劉都臺燾丁吏侍士美
汪按副其陳戶部斗南諸公者後竝以文業顯或來
宦浙中無不造請拜安人於堂退而語諸人則又無
不多安人識以爲真能成其夫與子者先是叅政公
捐山西館其後長子婦又相繼亡莫侍獨今鄂州君

兄弟兩孤悒悒遶膝下而大理公翁媪益老不事事

其後茅苗孫髻冠髻盈室安人獨以一發上之虔祖
曾生歿之事中操兩孤之最鞠下叢諸孫之哺飴織

巨畢膺孝慈益舉及鄂州當榮戀侍則勉使就道至

其九十永愴未亾壽者雲興成賀而亭樂則可稱陳

祥入六朝

情之奪未見曲全於劉嫗追遠之厚庶幾默契於子
輿者矣鄂州予友也曩昔宣慕安人數徵篇什懿德
之敷未嘗不入予筆札間且距僅百里而先公昨存
其於葛門非旦夕交好故鄂州以狀涕而來而予慨

馬銘之以太息而往，特有拙蹇不彰耳，無謾也。始鄂州已後，其伯父翁某未幾翁姬竝捐，鄂州自謂益可無出安人強之乃出，而適遊諱不易歸，安人歿諱亦解鄂州始得乞歸。鄂州於所後及安人可為兩無憾矣。安人之歿也，春秋逾九十一，固無他疾，其歿為萬曆某年月日，其葬為某年月日，合叅政公於茆山，遡其生則為弘治某年月之某日，于三人，光國子生，娶山陰劉氏，狀所稱偕早亾者也。焜以久次薦補鄂州府判，以文飾吏治者也。娶陳氏，亾，勿繼。燿諸生，母則庶狀所稱安人，視如己者也。娶餘姚汪氏，孫十一人，聽始諸生，又他為某某，曾孫九，曰百順者，為諸生，他為某某，玄孫一曰千生，女二，一適會稽章某，新州衛經歷，一適潘某，順安縣丞，孫女一，適謝某，曾玄女凡四，而曾姑三，銘曰：

母德嗚嗚，而享齡以耄，母不幸而早歿，顧代治家以孜孜，然則耄之享不勝代之勞矣。噫，人亦有言難成者，嬾之道，難必者，子孫之肖，母兼而有之，是謂享，溢於勞。去聲 叅公名賢，俟母茆山，不負公托，寧

不解顏

言檢校墓志銘

少語涉趣

山陰之有言孔門大賢先生偃喬也。世吳人居常熟。至宋兵部侍郎雲徙祥符。五傳至通。以敷文閣學士從而南。遂居山陰某村。卽今所云言家堰者。入明七世祖提舉廷臣。生志江。志江生慶。慶生肅。始入居紫金。生文。文思生松江府檢校論字某。松江幼敏秀。有志節。學明經不成。去學書。善分篆。卽章篆。禁署諸體靡不兼。又爲人特謙謹。故鄉人禮部尚書諸公翰林時。携以北入。粟爲禮部儒士。館閣中。稍知愛之。自承。天志。肅穆兩朝。古四禮。及今。上吉禮。文

武會試。凡涉書者。靡不出其手。嘗一賜銀絹。一以禮部役得預。宴慶成。諸大臣兩薦之。幾中書內閣矣。而一以父喪。一以同列相援。冒阻。竟就常秩。得檢校松江。在官幾年。惠愛謹廉。死無以殮。居常。砥筆伸紙。吟嘯松篁。開博長官。清譽而已。其爲布衣。嘗爲友朋散其貲。以百計。母病。藥有宜阻者。頗梗咀。自夕至旦。願盡腐。不知痛在禮部。一日思省而歸。及聞。詔輩

遷中書往而後矣。禮部公訝之曰：母病始瘳，不忍遽去也。歿之夕，屏閨人戒諸子與諸僚決，竝無失語。是爲某年月日云云。銘曰：

於乎言松江耶，始冀以文顯，不得而冀以書。書幾顯矣，不得而竟垂翅於幕中之際。噓之者盈朝，而終不免於枯。文學之傳家於乎，將執管以從地下之子游耶。

張太僕墓志銘

代

公姓張氏，名天復，字復亨。其先蜀綿竹人，宋咸淳中

名遠猷者，來爲紹興守，卒葬山陰，遂世爲山陰人。四傳而有福，福生仕廉，仕廉生原旭，原旭生恭，恭生宗盛，自福以鄉進士爲州學正，仕廉以隱謝。高廟徵

其後三世俱襲爲長者行，宗盛最少子，曰詔，以公貴。贈吏部驗封司主事，與其配趙氏。贈安人者，公

之考若妣也。其賢具少師華亭徐公志中，贈公三子，公最少而夔生，贈公以兩伯子旣儒，欲令公治產，公鬱而啼，乃始令就儒。及冠，補縣諸生，文輒出諸生上。旣又工古文詞，華亭公行學，得公製，太奇之，置第一。

名峻起弟子從游者滿門縣長吏委以志事山陰之
有志自公始當是時贈公早世公悉自營凡祀先奉
母治圃飾廬宴具玩供靡不雅瞻宛然富人之居紛
應有餘文復銛銳嘉靖癸卯舉於鄉予從公後及宴
鹿鳴念贈公悲不能筮丁未成進士明年出使江西
歸侍趙安人數月乃北已而哭其訃於途幾僵而植
庚戌服除謁選授禮部祠祭司主事時制誥兩房
乏文學士內閣以請吏部首上公名改吏部驗封司
主事入典是役一時命詞多出公手館閣稱其能
既滿秩吏諸司謂公多籌遷兵部職方司員外郎再
遷禮部主客司郎中尋改儀制時肅皇帝英察而
儀制又多事若嘉善公主下嫁莊皇帝大昏

景泰王就封國竝大典公踵當之無缺事又儀制多
吏奸公悉考所掌爲成書吏不敢動會光祿少卿缺
計資當公公固謝乃外補湖廣提學副使湖地數千
里士居遠府有十年不被校者公居三年兩徧之於
士有恩校涉復洞敏士視公猶父監臨者剗公亦擬
公爲神遷江西右叅政明年壬戌以考左調雲南副

使時沐氏縱於雲南，撫按諸公爲國杜未然。稍束以法，公佩按察印，沐氏不法狀多經公。公操頗急，沐氏嚙之，已而武定亂。詔進討，公監左軍。武定平上，功公當最。同事者欲攘之，會公遷甘肅去。雲南撫按者皆新代，嚙者攘者，謫遂行。武定功且寢，顧撫索公他癥，令萬里走對雲南。時予方撫貴，公以伯子元怵隨，過之，儼然相顧。予與公語，徒鼓壯令行，中不能不爲公危。及至，則雲南父老獠夷輩投省臺爲公陳枉狀，旦夕問餽，如視所親。尊官息疏中被斂者，使言狀。

人人指天日言無有，歛具以上於嘗疏公者，亦爲一笑。諛曰：若是則首發者且謾而負矣，奈何？是語也。上下共聞，公遂得免歸。歸而拓鏡湖中舊業以娛嬉，托於麴蘖，揮翰賦詩，種魚灌花，舟輿陟泛，消壯心。遣光景，嘗遺予以書曰：吾爲公置數椽於鏡曲，令可接炊烟，終當相與老於此也。未幾，公伯子魁大廷，官修撰。公年踰六十，益自喜，召客嘯啄觴豆，日淋漓，顧得痺。公初免歸，尚奪職。及是，伯子請以已官贖公職，詔許還。公欲歸壽，公又爲陳君臣義，輒裝輒以書止。

明年聞公痺歸益決得請居一年。予適奉南命過家候公而公不可爲矣。數就牀語。嗚嗚者凡三日。竟瞑。嗟乎嗟乎。公生平多義氣。急人患難。人往往負之。亦不懲。遭大事。益從容。氣不加揚。而籌立辦。幹短秀少。願乃旋折中禮。語話恬雅。真有儒者風。卽岸偉。遇之亦失所據。與人無少長賢愚。率欲歸之於好。其在族屬雖疎必厚。友朋之急。尤出等夷。嘗見其解帶以贖一老交於官。鼓頰呼輿。孜孜不避形迹。至爲酬誘者。所訾不惜也。雖然人徒能以影響訾公耳。而稅文

綜裕出而潤國。歛而藻身。如所著鳴玉集。湖志縣

志。卽文士雖在仇。不能不使之屈首讀。南詔之役。以罪酬功。雖首發者不能不使之以枉。自引則於公果何如哉。以故人相語曰。彼曷此盈天之準也。伯子之哀然當公之歸隱。非準乎噫。公可以慰矣。公生正德癸酉九月十二日卒。萬曆甲戌八月三十日享年六十有二配。封安人劉氏生伯子卽修。撰君娶王曲。阜大紀女。仲元憬聘高給事中。崔女季元恂聘沈舉人大綬女。女一許聘于子淳。鄉皆側室。陳氏出孫男。

二汝霖娶朱翰撰賡女汝懋聘王生應禎女孫女一
許聘范比部可奇子紹襄公博諸詮尤精於青烏子
天柱峰官山壘之穴公所自營也伯子將以是年十
二月之二日奉公蛻而藏焉索銘於予予涕不能字
且謝不副伯子亦涕曰若是則孰銘吾大夫銘曰
急人之難而忘其疾藜僇力於師而謗興於薏苡
始烏曉曉終則熙熙斯言也豈婚姻之私

賞無極墓志銘

無極君諱某字某其先金陵人始祖卿相元元亂客
會稽灰遂葬烏石山子某生福建副使某某生某某
生某某生某某娶陳生君君始儒及長棄去爲吏於
縣清謹磨滌務去其吏中故套以故縣長吏多稱之
每語及必曰清吏其後倣官典無極史不改乃謝室
家跨一驢隨一奴以往至則教民益種榆栗梨棗右
禮讓左武力有古循吏風俗奉佛悞坐白蓮教收數
十百人主者以屬君君悉明其非是並得減會國喪
長吏掩捕色服者數人將贖其錢以充一公饋以屬
君君曰貧儉耳貧何以備縞然長吏命不可拂也徐

起取俸錢代色衣贖。里有盜卒謝盜不爲。里中民一
夕復被盜。輒循故跡。竝指捕謝盜不爲盜者充。君調
知其然。釋之。里中民與被盜者相與出望語。已而真
盜者敗。里中民被盜者始相與共神君。君在縣五年。
以老乞歸。耕於野。築室課諸子讀書。無他營。然起貲
驟至萬。乃得於儉勤。非官中物也。自無極歸七年而
卒。爲萬曆某年月日。距生正德某年月日。娶戴子男
四人。曰心。曰志。曰殷。曰懃。心與殷襲公業。其二人則
一爲府諸生。一國子生也。女二人。長適某。次適某。志
與從子游者吳生某。善擇地。從其卜。某年月日。葬公
會稽日鑄嶺二十里。爲兆嶺之神。道路山遂。因其來
托銘。銘曰。

人亦有言。筐筆必貪。幕秩鮮廉。質諸賞君。其殆不
然。人亦有言。官廉實拙。歸費實訕。孰知賞君。貲甲
於邑。由斯以觀。廉何負於吏哉。

沈布衣墓志銘

君諱輅。字乘殷。世山陰人。曾祖某。以德隱。致有司旌
其廬。生材。材生某。娶於某。當嘉靖癸未。而君生。年十

二母歿事繼母孝終其身不聞有貳嘗客燕許貸他
郡人錢千緡矣有以道遠易負間者君曰得錢與失
信孰重卒與錢居臨河值宗人兒戲溺水君裴而出
之俱不歿其後與婦翁赴其內弟之賈所至清河舟
壞水冒婦翁君幸在舟外得自救以免乃決奮走舟
中救婦翁俱歿矣爲隆慶己巳秋歸葬會稽中灶陸
家塢君娶吳生男一人曰某女二人長適某次適某
某娶王生男三人曰某某其孫女一人君雖布衣然
以謹亮重於鄉精書學善奕算其所娶吳卽從予游
吳生某者從姊也某因之亦游予故來請銘銘曰
救兒而活事如脫虎人舉以談色鮮不沮及救婦
翁况蹈大川君奮以趨顧猛於前先親後生眇彼
筮篥我爲銘之以戒夫偷者

陽江簿潘公墓志銘

公諱某字克敬其先金陵人赤烏中仕吳爲郎日樂
安公者始徙會稽迨元明間而有志道三傳而爲
公考某有子三人某弟澄無子公後之欲使公殖貨
公曰先世竝巖居無是也乃別用讀法起得主簿廣

之陽江而廣固渴才吏諸大吏爭得公巡院者爲休
寧洪公垣知之奪使攝恩平及行恩告書得數百紙
訝曰攝固才寧不辦此悉焚之公又自放寬歿及流
遣十餘人聲大起後巡者顧惡其然檄使諸大吏苛
按公無他狀幾敗而免簿職邏故事歲一行鄉落必
塞橐而後返公到痛一屏格至是當代 覲諸鄉老
連括三歲橐持酒醪以贖公公固却諸鄉老涕曰阿
翁耶都不記曩苦廉而得按耶奈何持空橐走萬里
道卽饑何以飽旅店耶公始勉爲什一內之歸以其
于貸族故之窶每報逋笑不問其始甥涓也誤以文
不賈聘女歿待之終其身不薄也公始云云銘曰
小吏而苦廉食幾於無鹽孰使之鹽大吏則然內
橐也以祖卒散之也如土仕之儔指可數涓也斥
晏翩其不遠則負公館

都昌柳公墓志銘

字字精嚴而銘語特趣

萬曆二年閏十二月之九日都昌柳公卒於官明年
正月八日其仲子澱至自都昌余哭之問卒狀得詩
七首讀之余喜其達爲罷哭而一笑越五日仲子抱

公之履來索志與銘。余告以不可。故仲子哭失聲。余曰：諾。余聞都昌公始生時，其尊人方芝翁夢祠山白雀神君者與之子。神君張姓，翁因呼公曰張壽郎。六歲而就傳，書一覽即記。至十一益知經義，善文。越四年，髮始總，入校爲弟子。巾衫騎導，獨映街市，聲名一時。起郡中，每出人，盼睐羨獎若覩瑞異。使者行學，有司歲課，非甲其名，則甲其等人，皆謂公風雲在履，鳥間惟恐其不加趾而載也。如是者自嘉靖戊子至乙丑，而竟以貢入訓高郵。二年遷諭婺源，又三年而知

都昌。三日止矣。嗟乎公生平貌若不勝衣，然所至以文學屈服人。如長平細柳，大將旗鼓，卽相君鎮帥，下至專城靡不降氣，願得公一字者。世以此遂謂公取才弘，故招忌盛。卒齟齬於一第，侶矣。抑獨不念公篤致倫誼，如糜股以療父，婉容色以悅母，同爨以食，兄弟者此。猶曰人或能也。至公數遭困窶，乃昏聘不使子先其姪。乙卯癸亥間，後先學使者兩貢士，兩越次將推挽公。公再三孫同舍生曰：某某老矣，生何忍奪此。豈人所易能者哉？是德也，非直才也。猶不能贖。

而準弘又何耶。於是始有緣此爲公屈者。而公臨議顧自引無術以報。主上至形之詩。公真盛德矣。公著書數十卷。其所造有劉向王通風故尤宜於教。有名郵婺間。以此得殊薦。知都昌。然精亦瘁於郵。婺矣。先卒之五日。夢與故人約往匡廬。訪青蓮居士。曰。當於是臘之九日。寤以語家人。遂却藥。及期。索管書詩。呼衣笏。笏誤以象。顧命易之。始執。且被噫。亦奇而正矣。公名文。字彬仲。其先河東人。兩徙而家山陰。登洪武四年進士科。曰汝舟者。爲公遠祖。數傳而有江西按察經歷青青生。顯顯生廷蘭。卽友芝翁娶王氏生四子。公爲仲。公之生當正德甲戌。至是爲年六十有一。娶齊夫人。生子五。曰浩光。滂。澱。澆。並儒。女三。漢潔。激。孫應模。以下五人。孫女二人。曾孫一人。淵於公爲中年交。然誼頗不淺。故相期者亦深。處時。日夜握手語。及出時。時寄書來。書中語未可一一爲人術也。今不牽止此矣。其子知之。故繆以瑩後托瑩在某所。曰某年月日封。銘曰。

來白。崔耶。返青蓮耶之人耶。凡耶。

傳

曇大師傳略

師姓王，諱貞燾，號曇陽子，太倉人。父禮部侍郎錫爵，母朱淑人。夢月墜牀孕，及產師，女也。母偶立而產，不覺亦不血，時爲嘉靖三十七年戊午十一月二十一日。至萬曆八年庚辰之重九，而師道成立，以化。紅光亘天趨而仰者，約滿十萬衆。按傳師之成道也，悉由諸真。諸真者多不可紀，其最專教者，則爲偶靈嬰朱真君。師之得會諸真也，始夢中三四至，後則晝至，亦多不可紀。大抵至則光滿室，雲來霞往，千侍萬從，珮服之麗，容色之都，以至鈞樂妙香，瓊漿異果，若橐携身首之飾，瑰寶金玉，織繡不縫，洞簫箏螺瑛瑤紋刺去，都贈留並非人間所有。師最後又神往西天，謁觀音大士，見七寶蓮臺，謁金母，見宮觀殊絕，意卽瑤池。則疑矣矣。曰非也。凡人道所由成，修行表也。享景影也。師修行孜孜，自人倫始，表正矣。表適正，影適歆世。寧有是理耶？又師諸從父子家庭間所訓道及答簡藥諸士人病，並非亞聖小賢所辦，孰代之哉？諸所享

景莫謂止此卽百倍此又奚恠世以師中魔魔不當終不敗師以師自爲魔師不當終不中人以蛇爲妖者苟闡之亦用是廓如矣古之有道者伏龍于鉢醒訛法者干狐亦妖耶謂龍與狐妖不可謂伏龍與醒狐者妖可耶此皆不足辨獨師初擬化朱真君來慰旣云別遠不過三月師何用再拜輒嗚咽及果化計別日正滿三月會不在須臾耶又何用西向四拜曰吾以酬朱君似朱則住世師則辭世永不相覩然者此則非淺昧若涓者所能曉涓曩妄解伯陽書與師八戒中旨偶相合頗以一班爲幸後數閱師傳中事奇甚其不當疑亦明白甚獨昧而當質者有如此補一語于未簡破愚蒙與衆共之倘亦闡教者所不吝耶

錢先生傳

錢君諱士禮字汝行宋武肅王鏐十九世孫也母姬時父夢仙人乘雲入其室持朱匣中錢一緡與之是夕生君生而貌修偉習禮翼翼未冠母歿以禮治喪不用俗尚嘉靖中方用兵苦繇先生以瓜子辦吏徵

以其暇治經課卒補學諸生里人莫不多其約而能
禮與學先生性復孝從大人有鬻鑿者貧以其遠祖
像飄須者縣諸藥館充思邈君見而愕然肩數斗粟
易之以歸祖母老病盲常不樂君特用語笑以中其
好得喜乃退以爲常久之父病疽君則晝夜忘食寢
百療百不能驗乃躬自吮其疽果愈然瘁亦藥此矣
百逾年竟不起噫此其大者也其爲人好施睦鄉里
喜親賢士大夫而善遠俚俗教其子有塾法無吝貲
其後君卒幾年而子果賢書薦

論曰世之傳士者多用皎皎赫赫不爾謂不足以振
世不傳焉於是中庸之士多泯泯噫抑何謬耶夫道
莫大於孝弟孝弟者中庸之謂也錢君以疽勞疽者
不灰而勞者灰可謂孝矣故予爲之傳雖然仙人乘
雲與匣中物而君生推是祥也世不以爲大貴卽大
富而君獨以孝顯不可以卜天之所右在此而不在
彼耶

王撫州傳

森次有法

後世簡補庶工之科而兼言與判與書三者固矣然

身亦不廢。夫身者貌也。貌者外也。用外貌以取人。其殆守古者角犀豐盈之說矣乎。至于今因之不改。故長吏者簡補垣臺兩曹。而簡者或稍以身兼受。簡者則專以才自許。是以兩不相直。今撫州王公名燮。字者嘉靖壬戌間。以進士拜行人。其之四方也。辭命雅循。禮儀率度。而貌亦端秀。中畫圖。今其家有之。可請而面也。獨癯且少。頤耳鬚朗。疎如竹然。風則不大能飄。兩曹於此物亦貴。飄也。公以資當受簡。宜補兩曹。坐是失。兩曹得兵郎。久之。丁外艱。服除。人補。而兵郎與刑亦稍嫌。甲乙適兵郎。皆具無闕員。當候公請於選。長曰。某母老矣。某願竊郎資以養母。不願必兵郎也。長賢之。會刑闕郎。遂以刑補。久之。出錄江北囚。而鄉之姦某甲者善媚。公素直腸。不好猜。會江北富人某陷大辟。誤而寃。甲偷往致之。直間以微語從容伺公所向。公覺亦借他語以飛擊之。旨甚峻。甲懼趨出。公計甲曰。吾不知彼饗者也。不飫不止。卽厭逐之。如拂蠅然。還而黜物於闇。且奈何。則佯召之爲好。詰曰。我有關於楚吏。汝信人也。持吾符以往。事不竟。

不得歸、而別以書致楚吏曰、某至爲我遲之、饗亦伴
裝、辭去、實陰留其家、公赴江北、道出杭、而饗故嘗所
致富人資、與持資來者、知計不得售、乃日擁歌姬飲
於杭、邏吏卒捕得之、銀滿一鞞、篋以告吏、吏曰、此大
盜也、獄竟且笞殺之、公聞、趣乘告吏以故、且曰、索其
家、或其寓與身、囊中有符、可驗也、索符驗、日月果亦
滯饗於遠者、而饗亦得以非大盜、不竟死、幸酬其本
辜、公赴江北、錄至富人、公罵之曰、駭囚、據爰書、女當
活、今不汝活、女知之乎、揖庭侍長吏、及諸有司、告以

故、諸公無不聲折嘆服、公還出、知撫州府、而大吏
分曹守府者、一小吏、其戚也、橫、公撻之、守恚曰、撫州
不有我、撻我戚、陰令戚來饋、茶盛、囊物雜茶、篋中公
又發之、守者益恚、直三歲當考、守以考書中公、而公
得罷歸矣、公歸、方艾、某兄某之女、公長子某婦也、當
公艾之辰、余兄以余文往賀、賀之、轎有程、不能博、文
不能煩、若家志煩可也、公之弟某、嘗志公於家、能煩
而盡矣、而余復次公之事、以傳者、發三事之意也、然
公與某嘗會飲、或時及江北事、每以不活彼富人爲

恨曰、聖人事至公、何避嫌爲、則知聖人事事不避嫌、鄙遇一事、可嫌者、輒避之矣、又曰、禮儀不愆、何恤於人言、又曰、畏首畏尾、身其餘幾、鄙其畏之哉、恤之哉、噫、公爲斯言、長者之言哉、

史氏曰、余嘗讀春秋、孔子自責、有云、以貌取人、失之子羽、子產謂馮明曰、子少不颺、子若不言、吾幾失子矣、夫孔子與子產、何如人也、猶不能以貌知人、况其下者耶、若夫聞其言、則取不取、特在準其言、不必用貌矣、公司行人、又無一言耶、判卽言也、無一判耶、噫、悲夫、公孫揮字子羽、澹臺滅明、亦字子羽、公貌不爲人知、似澹臺滅明、公始官行人、官則似公孫揮、

貢氏傳

貢氏某處人、嫁郡諸生某、某某地中名士、貢助之、方成學、顧嬰疾且歿、執貢手曰、吾不能偕子以室矣、欲待子以穴、得乎、貢泣曰、幸而更舉案以從、妾之願也、卽不諱、妾有把巾握帚、爲君除棺中埃土耳、不待我以穴、將何爲、某遂瞑、貢則撫其所遺孤女、以居、未幾女亦歿、母憐之、則來相慰、曰、一嬰髮不能有、而欲

子以終身可乎。貢則復泣曰：良人毅而不後，天也。若守節則人耳，乃剪髮以誓，母數迎之，偶爲一歸，值女弟在，亦用是以覘時方食，取食噐碎之，忍饑以還，罵不絕口，自是人亦不敢更諷以一語，閱四十乃歿，蓋年六十矣。生殷某者，貢夫從子也，數爲予道其事，且曰：貢之舅萬忠烈公，歿國時，貢方亂，人哭公則哀公而已。至貢則獨收涕曰：舅真得歿所，舅真得歿所，而貢之歿前一夕，有大火自空中流，墜其室，南衆詫馳視之，則不見有物，咸以爲殞星云。

論曰：自古懷貞之女，與抱節之臣，其成其志也不在於勞面刎頸之時，而定於感夢徵姬之始，辟之於玉，可碎而不可使隨，蓋自山川融結之初而已。然非試於投擲而後知其然也。故觀於貢之哭其舅於亂也，而不負其夫於穴者，可知矣。然某以其短，貢以其修，而後貢斯顯，使修短均也，求顯貢得乎。凡若此者，豈天將成其雌，必故虧其雄耶。抑適相值而然也。噫亦邈矣。

吳鴻臚君傳

吳鴻臚君某字某微之休寧人生有異稟貌端偉類
悟過人長而習制科業方有名於時期鵠舉其翁顧
喙曰吾老矣汝兄既入仕而諸弟方幼卽令汝早自
翻飛獨奈何令我日暮而不墜耶君大駭遂束閣其
簡牘持籌而算費益竣無何諸弟稍立而海上寇初
起漸熾君負素所抱鷹鷲姿復揭揭不自控思一決
其條籠而試以風颺乃補國子肄南監久之不得志
始就拜鴻臚丞孳孳其職將以資勞希 天子恩澤
幸易章服以爲父母榮不數年而父母相繼以病歿
於是鴻臚君乃決意不仕結廬錢唐之西湖往來繼
黃間習河上公術賞弄風月杖履舟楫無日不在佳
山水間用是以終其身至是其弟某走吾鄉抱鴻臚
狀索志於某君予得見之拜我於廬道其事令傳予
爲取志中之大者作吳鴻臚譜

論曰人有借耒鋤於其親而德色者此固不可以言
子至奪已之素抱令舍青雲而之他途則亦難矣吳
君之奉父以逸而寧自小其成至其未也又以不能
奉父以榮而徑自止卽小者亦不自竟傳所謂終身

慕者蓋庶幾其人耶。或以其晚年習曇聃詭正道，然當其抱策學南監時，祭酒呂公某奇其資，授以河洛君習之深，有得噫。茲豈詭正道者哉。

那鑑

辛亥十月十二日雲南遣吏迎餘姚趙都御史錦者爲予道此其人名楊時學

雲南沅江土知府那欽嘉靖壬寅間死。欽子憲年十二三，叔那鑑者撫之，將不利於憲。憲父之土目走告沐總府，若撫按二院以狀。乃檄憲來省，下使讀書習禮。始至，髮垂耳後，十五六髮可總。總府及兩院者相與議遣旗牌官一人指揮知州各一人護憲歸。取鑑

啓所攝印以屬憲。鑑持印，又若忌其爲攝者，以爲奪已也。又以叔故，於是盡割掠憲庄資別宅而居。而陰賂憲奴，使謀憲。約事成得印，則奴亦得爲招霸。且重賞招霸者，頭目也。於是奴果夜鎗殺憲，却上狀臨安兵備，謂憲通他奴婦，而他奴殺之。乃反別執未嘗殺憲者，斬其首，剝腸巴屍以獻。憲之舅曰豐鸞，及憲之日曩爲憲心腹者某，以其事告總府及兩院。事下臨安兵備，兵備難之，遂兩可，謂仇殺土夷常事耳。况叔殺姪，遣官用好言諭鑑出印，與流官通判者且掌

之官數輩往返鑑直人與金二千兩官或受或卻受者則罷卻者即毒以死或受者持金首臨安不首者發則輒得軍罪然兵備臨安者亦往往幸期滿而去庚戌王巡撫某林御史某奏請征之 旨既下而台

州石以才往代王巡撫為巡撫而沅江天熱瘴甚四月至八月不宜師而石顧用四月調兵馬以入兵果困入沅江者當兩山險而夾一道鑑掘一邊道沿為濠引山水注濠令軍伏山莽中我兵從道入則伏者往往鎗令墮水則益困分守分巡兵備謀於石公石

公乃謂左布政使徐某曰如是奈何布政曰某願往乃與三哨者俱而已獨先意馳數騎幸見鑑可撫則撫否且令壯士急縛而馳微幸於卒然若倖之獲也以故留重軍四五里外自則戴喜鵲窩禮帽也服紵絲

短袍羶衫布襪帶劔度土舍雜鑑知之遣流官經歷某迎公袖出賂銀二萬兩帖徐將刃之經歷怖而走頃則生員數輩至謂公曰鑑且出降語頗為鑑公叱之又走頃則驟聞鼓一聲鑑象馬俱出皂隸持牌者顧謂公曰爺莫前徐又叱之挺刃使前而兵交土舍

徐文長通高卷二十一

高國者，百人敵也。衛公騎見事且急，乃徒手鬪殺四囚。徐尚曰：好士，舍好士，舍賞千兩，時則兩鎗中。徐勝亦再呼曰：國救我國，救我而公與國俱歿矣。然楊時學曰：公不微服，則不歿。

嚴烈女傳

嘉靖辛亥，涓旣交于湖歸安潘君鈇，特誼。次年夏五月書來，且曰：爲君求得繼室於鈇縣雙林鄉，實嚴翁某長女。某翁父故某府知府，某同產兄弟也。涓見嚴翁與語，大悅，許女焉。及察其動止，顧私獨以其賤也。

因謝之。其後四年，倭夷寇浙西，入雙林，遇翁斷其一臂，翁歿，乃牽其二女俱去，行若干里，許過某橋，長女初許涓者，奮投橋下，溺歿焉。浙及他道，自有寇以來，婦女虜其還者，以千計，而女獨歿，難矣。事聞，涓痛之如室焉。且悔以爲當其時，苟成之，或得免。然天欲成斯人，名涓獨且奈何？疑其父而及其女，而不知其生而悔于其歿，其可及乎？作嚴烈女傳。

孫山人考

此能道太白縷縷，是一大証據。

孫一元，字太初，別字太白山人。其家世士流也。父早

亾而貧，山人以抄書役某府中，爲母養，夜歸則燈以
點閱他書，毋恠之。山人詣母曰：「此兒受府公命抄書
也，何敢誤不燈？」久之，府公知而嘉之，會吏缺，爲出貲
特補吏，且試以密事不泄，多任之。會覲府，橐白金兩
四百，使山人致布政使某，途被盜，山人無以報命，遂
亾。抵浙，寓西湖，稍出其蘊，詩名一時，遍海內。久之，贅
湖州，施舉人某女弟，僅育一女，久之，山人竟卒。施家
諸名流爲山人傳敘終，莫知其爲何人也，或以其跡
秘，妄用意揣醜垢詆之。昨歲休寧范君名燦者，匣其
祖所蓄交游書札及他諸文字來謁，予題而山人兩
札在焉，問之燦，能道山人所由來跡，予詰之，燦曰：「孫
山人與燦大父世交也，予曰：『向孫山人苦秘其所由
來，卽世交山人，乃肯泄於乃大父耶？』燦曰：『非也。曩嘉
靖某年中，丞諸暨之縣者曰孫鏞，罷官貧，不能歸，客
寓楊州之江都，而燦大父世商於鹽，遇鏞頗傾蓋，一
日偶及山人事，鏞大慶駭，一一道山人所由出亾事。
大父鈎致鏞，山人形貌云何？鏞曰：『如此如此。』鏞又曰：
鏞父伯叔名某也，字某也，便走取所隨譜合之，果合。」

鑄以告其子某，并携其子某來，子貌亦稍似山人。鑄遂問燦大父云：我叔今何在？燦大父云云。鑄強我大父，借至湖拜其世母施，并其已嫁妹三人相對而哭。失聲左右亦無不涕者。萬曆某年，諸暨志來予，閱官師表嘉靖十二年所列官師表，縣之丞果孫鑄也。乃曰：蜀人而山人，舊自稱秦人，非志者誤秦爲蜀則山人，本蜀人而謬爲秦人也。蜀西北通秦界，或山人亾時始由蜀踰秦，客寓太白山，已乃抵浙耶？當問諸修志者。

外史曰：太白山人初以抄事府，再以吏，此蓋不足垢累其終身也。終山人之身，豈徒以詩重寃其履庶幾沈雲卿之流歟？戰國有侯生，秦漢之際有張耳、陳餘，竝監門小吏，餘且受鞭笞矣。鞭笞亦何足爲辱，然耳餘慕富貴者也。况得語於太白山人，冥冥鴻飛者耶？失金而逃，遂失吏天之助，由人厚矣。

難者曰：銀之兩而千，千之兩而百，六十四昇須兩壯夫，兩滿四百幾半千矣。府遺此必不靳兩夫，然則當盜際三人同亾耶？卽亾府一不逮繫其家耶？曰：子以公事搯

也此特府私耳弘正間於私爲諱甚府托孫必不令
六耳預聞孫不歸報府府必諒孫非負已者其不歸
必變生不測耳又安知孫亾走之後不有展轉飛密
以盜故報府耶諺曰狗嚙盜痛不號府逮其家則號
矣難者日子何信之深也曰燦何預辨以待我

徐文長逸稿卷 二十二

徐文長逸稿卷之二十三

山陰

張汝霖肅之父

王思任季重父

評選

張維城宗子父較輯

祭文

祭九江封君

嗟嗟先生鄉之耆碩隱於釣耕遠迹城郭既謹取予
而慎然諾鄉人評之謂古太樸天降時雨山川出雲
神啟翁衷於馬北轅邦畿千里羣彥聯卷叔孟翩
一飛冲天高第大 廷復膺翰選柱史特推郡堂妙

簡萊子迎翁曾孫養志丘壑之懷無日不繫丹旌來
歸觀者愴涕猿辛雀楚以日爲歲某彼小子潦藻薦
翁翁素恕容庶幾弗侗

祭李太夫人

代

天故名世必稟鉅資匪直父道亦藉母儀名世伊誰
我公佐辟維太夫人以誨以育當其誨公法度矩矱
非禮之事勿接耳目公則呂公夫人申國公仕翰苑
大肆文章旣爲國師造事有方公則文忠母維歐陽
公攝冢宰進賢退濁由母之言以知處嘿母維韓母
公則康伯迨公平章母益嘉慶多母福壽手詔存問
縉紳榮之車馳馬競母維晉國公則文定自家而朝
維母實勞自始至終維母極榮母生之榮天下所欽
知母之德維某最深令子明公不我遐棄庇覆提携
於茲二紀暨諸孫子桂苗蘭揚顧予塵襟每挹其芳
義切通家分猶子母聞母之訃寧不悲楚靈旄南旋
路出武林哭母於旅敢布下忱

祭何老先生

翁十八而名聞於吾儕又五而爲人師八十而猶客

燕邸又二而始橐以歸其溫也。玉其錯也。石故已攻矣。而亦可以攻人。其下也。籜其土也。檀故塞耳於原壤之歌。而亦能事其大夫之賢。蓋廉而不見其劇也。和而不見其不恭也。百世之下。聞風興起。意者庶幾於夷惠之間。抑翁之始終大槩云爾已矣。而其彬彬班班。絲絲縷縷。若唾者之霧。下卽更僕以數。不給也。而况得枚舉於數尺之誅之云云於乎。下有蒼龜。則上有青雲以覆之。天有醴泉。地有琅玕。鳥則有鳳凰。以飲之。味之主有鄭公。客則有康節。以左之。右之。矧遠游之一日。宛坐蛻於奕棋等堯夫之觀化集諸宿。以長辭殆同源而異跡。又何可以雄雌於乎。恬耶安耶。惟觴與咏。大耋以終其年耳。蟻則慕之而已。何嘗羶耶。旣多男子。荷且騫耶。獨屢空耳。堯夫在昔。有絲緡耶。翁固無憾。翁無可唁。乃吾儕之聚哭也。不幾於累翁之天耶。

祭羅封君

代

惟翁太古樸致。盛世逸賢。蘊德高蹈。好爵靡干。長公嗣之。瓜瓞以綿。教以義方。授以家傳。大庭首舉。允矣。

哀然翰苑蜚聲成均陶甄南北重寄宗伯銜銓辟彼霖雨翁先爲雲辟彼溟海翁河以源辟彼嘉玉翁璞以函辟彼良金翁鑛以緘公旣大用翁亦蒙榮家庭趨鯉溪山臥龍翁胡厭世披髮大荒而俾長公弗究其功四海缺望朝失股肱閔予小子叨公門屏竊宰畿疆割雞製錦感公之知不遑食寢佩公之教惕焉惟謹公丁外艱以職曠臨豈月屢遷何以爲心敬遣一俘陳詞薦藻臨發南翹不勝悲悼

潘承天祭陳封君

於維太翁間氣以鍾孝友睦婣姪恤兼縱平周賓六德翁無一歉緩急扣門拯人於險學優厭仕弟子如雲執經問難若後而睜裹糧就道負笈擔簦不遠千里扣陳先生如饑得黍如渴得漿各充其量滿腹而行問詩問禮長公庭趨羽儀天庭出其緒餘長公旣貴公被榮封高卑俯仰乃如未榮郡邑大夫再屈更老衆人嘖嘖翁自眇眇長公理泉不茹不猛翁亦勉之肺嘉宜謹長公掌故於彼晉陵勉以安定兩齊是程自壯而老自老而耄著書簡帙山竹可竭及其華

也危坐終日垂訓萬言栝棖手澤於乎若太翁者寧
非席上之珍人中之傑也耶某忝松蘿翁教實多棄
某而去傷如之何

與諸士友祭沈君文

嗟乎哉公之奇塊超卓芳鮮而磊落也將古之人疇
可以擬之耶英年茂學高蹈賈生請纓係虜齊軌終
軍借劔斬佞抗蹤朱雲惟斯數子吾方以擬公於生
而公之歿也詆權奸而不已致假手於他人豈非激
裸罵於三弄大有類於撾鼓之禰衡耶彼數子之駁
矣敢望公之醇精矧遭時之方泰依日月之盛明
乃遽罹於慘辟胡天道之足馮豈蒼蒼者將以短公
之世而欲以永公之名嗟哉奸魄永淪忠魂不灰絕
塞艸青掩公何壘令子壯士伏闕陳情返公之路
以妥先塋以忠見僂何代不有所賴蓋棺事定於久
忌讒奢質員走尚囚今也聖明釋孥於收檜構飛
罪待珂始原今也聖明亟洗其寃主仁臣直父忠
子孝所係剛常豈直光曜聚哭傾里朗誦哀章將以
激懦匪以悼亾

祭馮母文

代

於惟太君憶其始生得坤之柔來歸於馮君子好述
翁家郊野枕石漱流荷笠躬耕良田數丘太君餉之
相敬如賓孟光舉案嘆息路人迨臻中壽長子矯翼
一飛冲天太君微憚雖曰憚矣匪動色矣校諸未矯
宛如一矣宗親或窘待粟而炊他或厭倦太君嘻嘻
細至臧獲貴則苛細太君臨之兒女泄泄自郭至郊
靡不合掌太慈後身具水月相集等何幸友太君子
太君撫之視子無異子也按滇遠在萬里太君疾革
待訣忍歿某等聞之幾欲掩耳郭南藻瀟太君所臨
有齊季女嘗禴以蒸某等豆俎亦藻以淪太君歆之
恕其菲薄

祭陸錦衣

代

余讀昌黎所爲馬氏誌述其曩時見司徒公之狀貌
猶高山深林鉅谷龍虎變化不測傑魁人也退見其
子少傅翠竹蒼梧鸞鵠停峙能守其業者也迨十五
六年而哭其子少傅於尚書之分司予每嘆此以爲
天之生人苟無意於大用之也則不宜鍾是萃美於

其身以爲有意於太用而鍾之也。則不宜奪其年。使
不得以自見。故凡如此類者。嘗置之以爲不可曉。今
錦衣君若其尊君太保公。非吾曩昔之所締交而親
見之者耶。龍虎變化。太保公其司徒之傑。魁與鸞鵠
停峙。錦衣君其少傅之能守其業歟。粹美旣鍾。而大
用莫展。天道其可曉耶。予不敢自托於昌黎。而於君
之尊公。素辱通家之好。則哭之於幕中。而馳是語於
君之樞前。以慰之而已耳。

祭張御史母

代

惟母蕙質秀壤。珠德潤淵。筭珩共師。里閭推賢。相夫
君於雁弋。成令子於熊丸。爰對大廷。寵命首仙。鳧
之選入。班蘭省。行人避驄馬之鞭。遡荻書之風教。將
邁歐而比孟。計鸞章之盛典。諒自委而窮源。胡入月
之有侶。遂乘雲而上仙。俾鷓鴣九仞之翼。方決雲而
阻。奮駿駒千里之足。乃歷塊而停騫。某等誼重年家。
於冢君旣黍手足之愛情。同哀戚於吾母。寧忘怙恃
之天。苦宦游之旅食。僅致采蘋之奠。念靈輻之就道。
愧無臨壙之緣。於乎痛哉。

祭趙母文

於乎太君之佐少叅公婦道盛矣其撫左臺公母道盛矣而左臺公以德業致高位厚祿太君之享也盛矣年幾於耄壽也盛矣而其子孫輩幸姻於太君之子孫顧猶若不免於憾焉者乃特子孫輩之在他日當婚之時不及太君之撫摩教誨之也其憾也小也而某則以爲左臺公以太君之故不盡其仰報主上之隆遇以爲憾其憾也大也於乎尚享

祭朱刑部

南陽代

古今以家學相傳父子兄弟間自相師友者在漢則有桓榮與諸桓在宋則有太中公與二程最茂且顯矣其在我明固亦代有其人然幸相與者則刑部君其一也君仲氏翰撰公予相知最早甲戌役於禮闈自是始得與君知溯其家學之源君之翁泰州公猶桓榮之在漢太中君之在宋伯仲者其經猶之諸桓其道亦守二程之道也而君起稍晚方以廷對稱旨試以理其爲人又恭遜以恕宜其免早發先萎之災獲福謙持盈之報也而今顧止於此噫天之

道其可馮耶古今謂善閱文者卽文可以知壽夭不
特富貴貧賤予嘗閱君文理而粹無所謂不壽者在
也而今顧止於此噫文之占其可馮耶君往矣固有
不往者在至於予之悼君與同門之悼君固自有不
可解者在烏呼痛哉

徐文長逸稿三卷

徐文長逸稿卷之二十四

山陰 張汝霖肅之父

王思任季重父

評選 張維城宗子父較輯

雜著

徐侯去思碑陰

循良之政清廉之守二百年來如公幾有黎民五務
父老一錢立石懷恩垂千萬年

刺五泄寺石鼓

銀河墮流觀者忘休深林無人杳不可留

評字 亦當存其字數

黃山谷書如劒戟，構密是其所長，瀟散是其所短。蘓長公書專以老樸勝，不似其人之瀟灑何耶。米南宮書一種出塵，人所難及，但有生熟，差不及黃之勻耳。蔡書近二王，其短者略俗耳，勁淨而勻，乃其所長。孟頫雖娟，猶可言也，其似算子，率俗書不可言也。嘗有評吾書者，以吾薄之，豈其然乎。倪瓚書從隸入，輒在鍾元常薦季直表中，奪舍投胎，古而娟密而散，未可以近而忽之也。吾學索靖書，雖梗槩

亦不得，然人竝以章艸視之，不知章稍逸而近，分索則超而做篆。分間布白，指實掌虛，以爲人門，迨布勻而不必勻，筆態入淨媚，天下無書矣。握入節乃大意。雷大簡云：聞江聲而筆法進，噫，此豈可與俗人道哉。江聲之中筆法何從來哉。隆慶庚午元日，醉後呼管至，無他書，漫評古人，何足依據。先生評各家書，卽效各家，傳有石文。

里優者持象索書

客有持此象者，謂予題之曰：此新建伯家館客李君

爲我傳者也、予卽象以觀其人、似矣、因語之曰、今欲
求、似伯者、如楚之似孫叔敖者、將屬之誰耶、

四時讀書樂題壁

雄佛讀書、春花滿散、朱碧點班管、胤讀書、夏風涼、苦

無膏、螢聚囊、符讀書、秋月隨、新涼入、親燈火、康佛

讀書、冬雪厚、就以映字如畫、

水神殿廻文燈詩

新架燈垂高、殿殿舊場毬、鬪芳年、春花有幾能希
賞、夜月無多惜、早眠輪迫馬蹄盤、作陣燭抽蓮葉嫩
如錢、人游厭聽催壺漏、客醉扶看墮鬢鈿、

紀夢

歷深山皆坦易、白日道廣縱、可數十頃、非麓者、值連
山北陞衙署、四五所、竝南面而開、戍卒數十人守之、
異鳥獸各三四羈其左、不知其名、予步至其中、署地
忽震幾隕、望山北青林茂密、如翠羽、亟走直一道觀
入、守門者爲通於觀主人、黃冠布袍、其意留彼主人
曰、此非汝住處、謝出、主人取一簿、揭示某曰、女名非
滑、此晒字、是汝名也、觀亦荒涼甚、守門及主、亦竝荒

續

其二

時入匿羣山人家冷室而羣山乃壁河之東非西也
韓生陪馬諸監移節羣城五百及客無數韓爲之耳
目邀招以往童子隨者似東似一二客踵至輩僞揚
曲至卒曳以行到一曲巷某日幸決某百等諾之不
百武羣山西上一白羊大可如一大驢而脚高遂一
白大羊眼竝黃金色伯見之怖而反走誤叫曰虎來
虎來某爲大白羊所銜銜項右不傷亦不痛十八年

五朔夢

優人謔

紅場銀燭劇崔張劇竟場中燭不長崔姥杜師生也
張鶯耶紅耶兩女郎無人不解罵鄭恒恒言五人盡
惱我我雖一人亦惱五世間曲直不在多一人真能
惱五個劇技固小理則大侏儒長飽方朔餓閉嘲悶
笑帝座臥覘十五城大鐵錯丞相者誰公孫賀

書馬湘蘭畫扇

前有九
效題咏

與題優等妙在目前

點綴而已

南國才人不下千百能詩文者九人而已才難不其然乎

戲題王雲山家慶圖

王父子俱能寫真

父書子不像子書父不真自家骨肉尚如此何況區區陌路人

吳伯子望雲圖歌

聳片玉兮崑崗，遶萬里兮何長。翩縞衣兮素帶，皓鶴舉兮鸞翔。奉此堂兮萱艸，懷大椿之迅征。悲遐志之頽嗣，披選書于三冬。望流水與白雲，知孝思之無窮。

春日同馬策之王道堅玉芝禪師至寒泉庵偶

得偈一首

時嘉靖甲子歲

禪阿子坐方丈，比丘尼往普陀。連日碧桃留，葢一帆。滄海澄波西日斫，柴椽斧東村。搬戲打鑼，種種寒泉。幻景念念此心波羅。

吃酸梨偈

你也痴來我也痴，那有心肝挂樹皮。東海也無頻菓，且留性命吃酸梨。

題放鶴圖二偈

風鳶牛鼻孰堅牢，總是繩穿這一條。借與老夫穿水牯，瀉山和尚不曾燒。

其二

紙鳶是真還是假，鳶繩是線還是絲。今日饒君會與鶴，他年難避鼠和貓。

菩薩蠻

觀音大士蓮座既為風所壞，觀音自然站立風無奈。觀音何也。此戲謔三昧語。

爾

蓮花骨子黃泥作，叶金邊粉瓣觀音座。蓮性拔泥生，

觀音不惹塵。大風吹落果蓮花，沒處躲。語風莫賣乖，觀音站起來。

榜聯

龍山隍祠

王公險設帶礪盟存，八百里湖山知是何年圖畫。牛斗星分蓬萊景勝，十萬家烟火盡歸此處樓臺。

隍祠下殿

表裡金湯，卽擬黃河如帶，泰山如礪，而國以永存。歲歲歲，歲歲歲，歲歲歲，歲歲歲，歲歲歲。

贊襄天地、要使雨不破、塊風不鳴、條而人皆安堵、家
家馴、莖鹿標、枝、

雲門正殿

舉世間以日月燈、方能顯相、乃知六根六塵六識、幻
妄之由、消礙入室、何異散一漚于海、
在谷中見牛羊鹿、時出成羣、可証小乘大乘上乘、接
引之品、超凡躋聖、莫令虧九仞爲山、

雲門書樓

月色印床、乃心境凡塵一掃、

溪聲到枕、正浮生大夢初醒、

白家生

燕京義塚扁曰東越義庄

義利關頭三岔路、乾坤窩裏一家人、

荷鍾任穿埋、何必南枝方宿鳥、

脫驂先故舊、且于東越試眠牛、

贈王海牧

王善劄剛先生之門人

有跡傳青簡、無名入黨碑、

一枝堂

先生自居迤近郡學

宮墻在望居三卜、天地爲林鳥一枝、

沈青霞先生祠

公道自然明日月，忠臣何意祀春秋。

開元寺大殿

擅爲祝釐之重，暫集衣冠。劔佩儘宜齋沐，焚修况前
臨芹沼。後倚花封，竝稱高山仰止。念錫檀家，搬柴運
米。觸目皆證果圓機切，莫向糟丘畔時。酣花鳥醜醜。
看天堂立登，笑地獄枉設。

寺當輻輳之屢，則凡濕化胎卵。未免屠沽駟贖。若故
殺養生周，貪恣狡便墮涅槃。海無邊今禪林，輩暮鼓晨
鐘。何在非醒人水鐸，但能于枕頭上常見。疊牛殼，蘇
許今朝入市，與昨日不同。

五友齋

松竹梅蘭并主人

松竹梅蘭四君子，落落孤標誰可入。儂朋友社
笑譚詩酒一老夫，寥寥寡合自應爲爾主人翁。

尊生齋

細讀襄王始信等浮雲富貴，

忽疑莊子何緣又舍魄鳶鳥。

小室

閉門留野鹿，分食與山雞。

正義堂

書白家庄後

魄葬此魂無不之。吳札樣傳今越冢。
民同胞物吾與也。北邙意合古西銘。

鐘樓下關神殿

鐘閣爲鄰，追蠡永，御靈響護。

郡山作主，臥龍重待，美髯來。

戲文臺

四美具，二難并，人政好逢場作戲。

千金多，一刺少，天何不轉夜爲年。

贈某禪林

春風大衆迷花雨，夜壑孤藤看佛燈。

張水神

舟楫顛危，魚龍出沒，賈客但放膽以須。素患難行乎
患難。

平生忠義，今日風波，神明直舉頭如在。叫一聲，立應
一聲。

望海亭

龍山頂前郡守洪公先書首句沈吟
無偶先生適至因令成對大快稱賞

放眼千山外，無言一笑中。

教場關神祠

遺恨在偏安，未了蛟龍池上雨。
檀神鄰教閱，如聞泥馬夜來嘶。

燈謎

他字

問管仲

佯字

何可廢也，以羊易之。

州字州字

三點水，六點水，稱呼同，左右異。

蜜蜂窠

放之則彌，六合收之則退，藏于蜜。

竹簾

不用刀，只用篾，勒碎風，劈破月。

走馬燈

但見爭城以戰，不見殺人盈城，是氣也而反動其心。

秦字

二畫大、二畫小、

卜字

上又無畫下又無畫、

半邊銅錢

四書一句不能成方圓、又骨牌名、天地分、

一八

曲牌名一個、懶書骨、骨牌名一個、八不就、俗語一句、

撇脫、

又一句

忘八

井字

四十八箇頭、

湯字

古人名二箇

曾點成湯、

用字

上有可耕之田、下有長流之川、一月復一月、兩月共半邊、一字共六口、兩口不團圓、

孕字

先寫了一撇、後寫了一畫、

田字

四山縱橫兩日。綢繆富是他起。脚累是他起頭。

做影戲

做得好。又要遮得好。一般也。號做子弟兵。有何面目。
見江東父老。

黃蜂

如夢令

舞處腰肢纖瘦。繡處金針斜透。歸到洞房中。羞見蝶。
雙鶯。偶知否。知否。命裡生來獨守。

燈毬

六箇姊妹閒耍。搭起鞦韆一架。高燭照紅粧。多在星。
前月下。春夜春夜。處處柔腸牽掛。

花燈

四面笙歌鼎沸。兩脚何曾着地。只爲有情人。遠在碧。
雲天際。迢迢迢迢。流盡兩行珠淚。

帳偶

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爲。
備。吾聞其語矣。未見其人也。

放鶴

孩兒意只爲功名。半張紙。臨行時。慈母手中線。費幾

許、只、要、去、杜、不、住、不、愁、你、下、第、只、愁、你、際、風、雲、腸、斷、
天、涯、何、處、

銃楔

有、放、心、而、不、知、求、方、寸、之、木、可、使、高、於、岑、樓、

呆字

出、自、幽、谷、遷、於、喬、木、

觚不觚哉觚哉

四、箇、角、四、箇、瓜、頸、上、一、個、安、得、巧、兩、個、尾、巴、象、者、少、
似、老、非、老、似、考、非、考、似、弋、非、戈、似、找、非、找、

傘

開、如、輪、歛、如、槩、剪、紙、調、膠、護、新、竹、月、中、荷、蓋、影、亭、亭、
雨、裏、芭、蕉、聲、肅、肅、晴、天、則、陰、陰、則、晴、晴、天、之、說、誠、分、
明、安、得、大、柄、居、吾、手、去、覆、東、西、南、北、之、人、行、

皇曆

模、着、無、節、看、着、有、節、兩、頭、冰、冷、中、間、火、熱、

筆

少、年、髮、白、老、年、髮、青、有、事、科、頭、無、事、戴、巾、

酒牌引

錢之名號若形若文字若隱語若象物若改年蓋自
葛天軒轅非有熊氏也尊盧氏曰幣始以至於今所呼曰
板兒棍兒而猶未知所終也殆百紙不可了尤瑣者
漢武新莽隋唐間志也諺云財歷當行勢壓奴僮語
若墮駟儉然與貨殖篇什則下之百則役之及子輿
氏所稱小役大弱役強皆天也之旨何殊哉終身為
魚而求避濕無之也臯陶謨曰載采采微哉之哉庶
哉博徒譜錢四十某增十有八與酒徒共之其事則
焦革畢卓其文則諱抹子曰其義則某糟粕之矣

自半錢至

萬萬錢止

半錢 半輪殘月掩塵埃。依稀猶有開元字。想見清

光未破時。買盡人間不平事。昆陵女子李氏詩

一錢 清風明月不用一錢買。李白

二錢 一夜水高二尺強。數日不可更禁當。南市津

頭有船賣無錢即買繫。離傷。杜子美詩

三錢 唐項仲山清甚。每飲馬渭水輒投三文。

四錢 賣油翁弄巧取錢。置胡盧乃反臂於肩上。取

杓油注錢口如線。注畢而錢四邊不濕。

五錢 豹皮下取五文錢買爪

六錢 臣愚以為朝廷既取六色錢雇役此最良法

蘇東坡
奏議

七錢 改王
衍等

八錢 趙克國疏云湟中穀斛八錢糴 若干
斛則差

人不敢少動

九錢 每恨陶彭澤無錢對菊花。如今九日至。自覺

酒須賒。

十錢 兩束焦薪僅十錢。雪深泥凍自堪憐。市城不

念清狂瘦。盡日厨頭不斷烟。 清狂郭詡詩

二十錢 計然曰夫糴錢二十則病農。病農則艸不

辟。 越絕書

三十錢 才名三十年。坐客寒無氈。頓有蘇司業。時

時與酒錢。 杜子美詩

四十錢 烏紗巾上是青天。檢束酬知四十年。自笑

平生臂鷹手。挑燈自送佛前錢。 司空圖

五十錢 郝子廉一介不取過姊家。飯密留五十錢

席下而去。 風俗通

六十錢 喻希學淮關志凡船梁頭滿八尺稅錢六

十文

七十錢 蒼茫城七十流落劍三千月分梁苑未來

給水衡錢 杜子美詩

八十錢 孟康註國語母子錢云錢重為母輕為子

若市八十錢物以一母當五十以子三十足之

九十錢 計然曰夫糴錢九十則病未病未則財不

出 越絕書

百錢 手拄一條青竹杖真成自挂百錢遊夕陽西

下山更好。深林無人不可留。 黃華老人于延筠書傳不知誰作

二百錢 唐永徽以後海內富庶絹疋二百錢 一書生另

許

三百錢 速空相就飲一斗恰有三百青銅錢 杜詩

四百錢 天有所短錢有所長四時行焉百物生焉

魯褒錢神論

五百錢 五百青蚨兩家缺赤洪厓打白洪厓 丁渭詩

六百錢 劉寵召入有五六父老人賚百錢送之

七百錢 唐制 職三班月俸七百錢羊肉半斤

八百錢 齊俗尚烏紗巾家家踊貴其一家特榜其門曰日本家每頂只賣八百文 小說艾子

九百錢 和凝問馮道靴價道徐舉左足曰九百凝怪已靴直倍之方罵其委買者道徐舉右足曰此亦九百

千錢 一日一錢千日一千繩鋸木斷水滴石穿 張詠

判盜錢者詞

二千錢 漢法卒更無常人迭為之貧者欲得顧更富而當更者因出錢顧之月二千

三千錢 孟嘗客三千邑入不足使人出錢於薛 本傳

四千錢 東坡與少游書每月朝取錢四千五百畫為三十塊挂屋梁上每旦用畫又挑一塊用之余者以備他用○註似月所用錢不過四千也

五千錢 惡少王力奴以錢五千召黥工於胸腹刺涅山亭池粉艸木花鳥無所不備 酉陽雜俎

六千錢 官作既有程者煮鹽烟在用自公斗三百轉

致斛六千

七千錢 唐開元後米斗錢七千 食貨志

八千錢 許然曰六糶錢上不過八千則農未俱利
越絕書

九千錢 杜祈公曰我致政後必買小駟直八九千
錢者着麤麻衫跨而入市看盤鈴傀儡

萬錢 何曾日食萬錢猶云無下筋處

二萬錢 劉延之送淵明二萬錢悉付酒家稍就取

飲 本傳

三萬錢 孫之翰人餽石硯云直三十千呵之得水

孫曰日費水一担止直三錢還之

四萬錢 蔡君謨造貢茶每片直四萬錢

五萬錢 褚遂良問虞監曰吾書何如丞師虞曰聞

永一字直五萬錢公豈得此 改陶谷夢
少時換服

六萬錢 汝陽三斗始朝天張旭三杯艸聖傳左相

日興費萬錢

七萬錢 北魏宗室元誕鎮齊所遣采藥僧還問外

間有何語曰但言王貪誕曰齊州七萬戶我到來一

家未得三斗錢何貪也

八萬錢 唐高祖入長安民間行綫環錢積八九萬

猶不滿斗斛

食貨志

九萬錢 蔣潛路遇爛屍每鳥集啄則尸頭允一小兒驅之蔣迫視之則所簪者通天犀也後入王武岡家得錢九萬

十萬錢 張延賞爲度支欲辨出一寃獄誣者恐再三帖潛上錢十萬文張曰錢過十萬可以通神竟停辨○又昌黎舍錢十萬修黃陵廟且作碑文

二十萬錢 顏公二十萬盡爲酒家錢興發每取之聊向酒中仙

三十萬錢 董宣知維陽至格殺主家僮光武召宣令拜謝宣不從令人按項亦不倒賜錢三十萬呼爲強項令

四十萬錢 郭元振爲太學生家送錢四十萬有言五世未葬者貸之不問名姓○崔郊有婢賣與某得錢四十萬云云

五十萬錢 曹彬下江南還上客使相之賞乃賜錢五十萬彬曰好官不過多得錢耳

六十萬錢 大蘓與楊元素書聞任郎中子欲賣荆

湖庄子 直六十萬先只要若干

蘇全集

七十萬錢 唐宰相王涯女乞錢七十萬買一玉釵

涯拒之日一釵七十萬此妖物也

八十萬錢 臣聞熙寧中蘇杭等州葶苈者凡八十

萬通者年饑更倍熙寧乞賜上供錢應副

大蘇奏議

九十萬錢 王仲舒觀察江西西道奏罷權酷錢九

十萬

昌黎選墓誌註
本云九千萬非

百萬錢 劉毅家無甔石之儲樗蒲一擲百萬

千萬錢 崔烈入錢五百萬得備九卿及拜漢靈臨

斬謂左右曰悔不少斬可至千萬○宋季雅與呂僧

珍為鄰曰千萬買鄰

萬萬錢 愚今考經國之制為居家之法隨資產之

多寡制用度之豐儉合用萬錢者用萬錢不謂之侈

合用百錢者用百錢不謂之吝是取中可久之制也

梭山家制 張鷟之文如青銅錢萬選萬中號青錢學士

徐文長逸稿卷二十四 終

